

留学生量词使用偏误分析及对外汉语量词教学探究

杨立琴

(保定学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汉语量词是留学生学习汉语过程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出现偏误最多的词类之一。分析留学生在数量名结构中量词偏误的类型及原因,提出量词教学应加强量词本体研究,完善教材和词典编写,更要明确量词教学的阶段性任务和目标,最终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留学生;量词;数量名结构;偏误;教学策略;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3-0111-05

语言具有民族性,表达相同的意义时会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在表现数量概念的结构时就有着很大的差别。严格说来,英语语法中缺少量词这一词类,而汉语中的量词却非常丰富。据统计,收入量词最多的《现代汉语常用量词词典》(1991年)收入量词789个,即使是收入量词较少的《现代汉语名词量词搭配词典》(1989年)也有400多个^①。汉语中量词大致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有多种语法功能,尤其是数量名结构最为常见,并且量词和名词的选择呈现多向性,使用非常灵活。这种组合对于母语是汉语的使用者来说,其规则习焉不察,但对留学生来说,却百思不得其解,无所适从,偏误不断。因此,汉语量词教学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量词也是留学生出现偏误最多的词类之一。本文试从留学生在数量名结构中量词使用的偏误入手,分析现状,找出原因,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希望对汉语教学中的量词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留学生量词使用偏误现状及问题分析

英国语言学家 S. P. Corder 把学习者所犯的错误分为失误(mistake)和偏误(error)两种类型。“失误是指偶然产生的口误或笔误,这类错误不反映说话者的语言能力。偏误指的是由于目的语掌握不好而产生的一种规律性错误,它偏离了目的语的轨道,反映了说

话者的语言能力和水准”。在语言学习中,偏误对于学习者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长期困扰着学习者对于目的语的学习。因此,偏误分析有利于教师认识偏误类型,找到问题所在,尽可能做到教学中有的放矢,采取相应对策进而提高教学效率。

1. 量词缺漏

量词缺漏是留学生出现偏误比较多的一个类型,其错误在于直接用数词和名词搭配,缺少量词。如:

- (1)* 你住在几房间?
- (2)* 我看完了两书。
- (3)*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脱离不了那国家的教育的。
- (4)* 迈克喝了一果汁。
- (5)* 玛丽吃了两面包。

以上几个例子虽然都缺少了量词,情况却有些不同:例(1)和例(2)应分别是“几号房间、两本书”,不能丢向量词。例(3)应该是“那个国家”缺少了量词“个”,虽然有时也可以说“那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这样的组合,但本例中出于音节工整的考虑,应该是“那个国家”;例(4)应该是“一瓶果汁”或者是“一杯果汁”,当然也可以用“一个果汁”,这时意在“果汁”不在“工具”,口语中可以省去“个”,这种现象不属于缺漏。例(5)应该是“两片面包”或者是“两个面包”,后者可以用“俩面包”代替,也不属于缺漏,例(4)和例(5)显然是留学生在量词使用中受母语干扰出现的偏误。

2. 量词误加

量词误加是在不应该出现量词的地方出现了量词,如:

收稿日期:2013-02-08

作者简介:杨立琴(1971-),女,河北定州人,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6)*我到北京的那个天,天气很热。

本句中多了量词“个”,虽然这种现象在留学生的偏误中不是主要类型,但也要引起注意。究其原因,主要是不明白量词尤其是名量词是用来说明人或事物的数量词,赋予名词一种可计数的单位,但并不是所有的名词任何时候都需要计数,像例(6)中只需要指代时间,因此不能使用量词,指示代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类似的说法还有“那年、那月、那日”等。

3. 量词误用

量词误用是错误地使用量词,这也是留学生出错率较高的一种类型,往往是在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学习者虽然建立起了数量名结构的观念,但由于对量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不清楚所致。如:

(7)*两年前他刚来中国时一位人也不认识。

(8)*她穿着一条西装。

(9)*这场电影她演得很好。

(10)*她昨天在王府井买了一对漂亮的靴子。

名词和量词能否搭配,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相互吻合的语义特征。例(7)中的量词“位”计量人时,含有尊敬的感情色彩,所指的人通常具有一定身份,如“教师、英雄、老人”等,而名词“人”不具有任何身份,没有这一语义特征,因此不能使用“一位人”,可以改为“一个人”;例(8)中量词“条”一般和具有平面、长条状这一特征的事物相契合,比如“一条河、一条裤子”等,名词“西装”一般包括上衣和裤子,应该是“一套西装”;例(9)是说这个女演员在电影中的表演很好,应该用“这个电影”,量词“场”用于观众观看的、有时间限定的电影,可以说“这场电影真好看”。例(10)应该是“一双靴子”,“对”和“双”虽为近义量词,但在有些名词前却不能互换,如:一对夫妻、一对孔雀、一双手套、一双筷子等。通过分析发现例(7)、(8)属于名词对量词的选择,要求量词符合名词搭配量词的认知框架,二者的语义特征有吻合点;例(9)体现的则是量词对名词的反制约,即不同量词可以表现同一事物不同角度的显著性特征;例(10)属于近义量词的混用,学生没有辨析能力,作为等义使用而出现的偏误。

4. 量词“个”的过度泛化

量词“个”是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使用范围最广的一个量词。它通常用于没有专用量词的事物,甚至有些有专用量词的事物前也可以使用,如“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西瓜、一个消息、一个愿望”,“个”可以和人、物、时间、抽象事物等组合。学生在初级阶段就会接触到量词“个”,因其使用广泛,往往被学生认为是

一个“万能量词”,因而被不合理地推广。虽然在不知道使用哪个量词时,选用量词“个”偶尔也能解决量词的缺失现象,也很简便,但长此以往,不仅出现“个”的泛化,如“一部电影、一场电影”被说成“一个电影”;“一出京剧”说成“一个京剧”;甚至还有“一个书、一个狗”等错误的出现。最终因不能准确掌握量词的具体特征,留学生也不能学到地道的汉语。

二、留学生量词使用偏误的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量词出现偏误的情况纷繁复杂,究其根源往往是多种原因所致。本文试从三方面加以分析。

1. 量词教学研究的薄弱

目前量词的研究主要分为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量词研究,虽然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和其他几个重要词类研究相比,相对显得薄弱。

量词本体研究起步较晚。最早涉及到量词的是《马氏文通》,正式确立量词地位是丁声树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并对量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之后,量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不少的论文和专著,如邵敬敏的《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动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动词的双向选择》、刘子平的《汉语量词词典》、何杰的《现代汉语量词研究》等,应该说量词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得不承认,量词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憾。近年来的研究大多从词汇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观察,很少从语法和语用的层面进行研究。

对外汉语量词教学的研究历史也非常短暂,早期的量词教学,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工程。近年来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大力开展,有关量词的论文和专著也多了起来,如卢福波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彭小川等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释疑 201 例》等著作,还有一些量词的论文,如孙畅的《试说词语量词“个”的语法化进程》、彭媛的《由量词“串”管窥对外汉语量词教学》、李清清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量词的教学及其文化意蕴》等,也出现了一些汉英量词比较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对教学实践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和其他几个重要词类的研究相比,尤其在教学论文方面还显得非常单薄。由于量词研究的局限,汉语教师在指导教学实践时,有时也显得力不从心,不得已只能解释为汉语的使用习惯,这也是导致量词偏误增多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加强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发现我们习

焉不察的问题,进一步加强本体研究,使量词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和准确,促进汉语教学。

2. 教材、词典编写的不完善

教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要依据,在对外汉语教学活动的四大环节中,占有重要地位。好的教材是学术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它不仅反映了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研究的深度,而且还能引导学习者富有成效地进行预习和复习,更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与学的效果。但现阶段的一些汉语教材缺乏基础研究,甚至影响到了教材的科学性。量词教学的内容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教材对量词缺乏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主要表现为分类不够全面,或者对其表达作用认识不足,甚至有的教材只限于词性的标注,没有详细的语用分析等。如杨寄洲主编的《汉语教程》,全书共出现了81个名量词(去掉重复的),大多没有详细的注释^[2]。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又不能弥补这一不足,学生只通过这些教材是很难掌握这些量词的。

词典是留学生学习词语的又一个重要参考资料,但是,遗憾的是有些词典对部分量词的解释也往往比较模糊,不够准确,反而造成了学生理解上的偏差和使用上的不当。例如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中注释“个”:量词,用于单独的人或物以及没有专用量词的事物。《现代汉语词典》注释“个”:用于没有专用量词的名词(有些名词除了用专用量词之外也能用“个”)。同样模糊的解释,造成了学生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个”过度泛化。又如《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注释“条 1”量词,a 用于细长的东西,一条河;b 用于由一定的数量合成的某些条状物,一条烟。“条 2”用于分项的东西,两条意见。“根”量词,用于草木或条状的东西,一根草、两根筷子。《现代汉语词典》对“条”和“根”的解释就更为模糊:“量词,用于细长的东西”,所以学生会出现“两条白头发”这样的错误搭配。不明确的解释直接导致留学生对近义量词使用的偏误。

3. 语际或语内的干扰

语际干扰是指学生的母语对目的语的消极影响,属于负迁移。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这种干扰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因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之前,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语言系统和相应的思维模式,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称之为迁移。本文所谈量词在英语语法中没有明确划分出这样一个词类,大多用数词直接修饰名词,如 one book、two girls、four cats 等,遇到不可数名词时,英语

中会有 two pieces of paper,其中“piece”类似汉语量词,“two pieces of paper”类似汉语中的数量名“两张纸”,但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汉语名词没有可数不可数之分,因此量词也没有形态变化。总之两种语言的差别会对汉语的学习造成影响。在初级阶段量词的学习中更多地表现为很难建立量词的概念以及数量名的结构,之后又由于语际干扰导致量词的缺漏。

语内干扰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由于目的语规则掌握不全面或因错误推断而造成的偏误,是在目的语内产生的一种干扰。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随着对汉语数量名结构的熟悉,学生的量词使用有所提高,缺漏现象会逐渐减少,但是误用和过度泛化又会增多。这种现象多是语内干扰所致。客观地说,量词数量之大、使用之灵活以及近义量词的增多都对留学生学习、使用量词形成诸多障碍。要做到正确使用量词,学生不仅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作为交际的主体,面对困难时,还要能以积极的主动参与的态度去克服。但有些学生要么采用简化或回避的学习态度和策略,少用或者不用自己不理解的一些量词,导致量词的误用;要么遇到困难求助于以前所学,采用推理的方法不适当地扩大使用,导致过度泛化,这些做法势必会导致量词学习的失败。

三、对外汉语量词的教学策略

量词学习中留学生偏误繁多,其中原因既有内在因素如语际或语内的干扰,又有量词教学研究的欠缺及教材词典编写的不完善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鉴于此,笔者建议通过偏误分析,加强本体研究,使量词研究更加深入;完善教材编写和词典注释,使其更为科学和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加强对近义量词的区分,比如将使用范围、搭配对象、感情色彩、风格色彩上的细微差别尽可能表述清楚。最终所有的研究还要在课堂教学中体现出来,因此教学策略的探究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1. 明确量词的阶段性教学

任何学科的教学过程都必须具有连续性、顺序性,对外汉语教学也不例外。具体到语言项目的安排上,就应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原则。因此,对量词教学应划分出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教学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试用)中共有量词136个,分散在甲、乙、丙、丁四个级别的词汇项目中。教师可以根据这些量词的特点分阶段进行教学。

在基础阶段,主要是让学生感知、熟悉一些语义

简单的量词,建立“量词”这一概念,培养“数+量+名”的语言表达习惯。一般可以先通过介绍“克、亩、公顷、公里、公斤”等表示度量衡的词,引出量词的概念,因为以上这些词各语言都有,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容易。其他量词可以使用“一对一”固定搭配帮助学生熟记“数+量+名”结构,尤其是一些常用的数量名组合,通过机械性的练习加以巩固。总之,初级阶段是学习量词选用的基础阶段,教师一定要帮助学生夯实基础。

中高级阶段,面对更多的“一对多”、“多对一”现象,要求学生更准确地选用量词。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帮助学生学会简单的语义特征分析,帮助学生逐渐建立起量词选用得体性的概念。比如量词“把”是由动词“把(把持)”虚化而来。因此很多具有“拿时用手把握”这个义素特征的名词就可以选择量词“把”,如一把伞、一把梳子、一把扇子等。教师还要加强对易混量词的辨析,如“(一)些、(一)点”虽然都是不定量词,但在使用语体、表达语义及用法方面还是存在细微差别。又比如集合量词“群、帮、伙、批”都可以修饰表人的名词,但在色彩义上又有不同,也要加强辨析。总之,中高级阶段更多地要学会准确得体地使用量词。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随着学习量词数量的增多,学生会逐渐接触一些比较抽象的、难以从形体等方面把握的量词,如常修饰“香味、劲儿、风”的量词“股”,这些名词除了可以受“股”修饰以外,还可以受其他量词修饰,这种情况下,更要借助语境进行教学。如陈述句“他和我总别着一股劲儿”表示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而祈使句“大家再使把劲儿”则是要求大家再稍微加点油。因此,作为提升阶段的高级阶段,更多地是从语用出发,要求学生自觉熟练依靠语境选用量词。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联想能力,能够欣赏和体味一些具有修辞效果和审美神韵的名量组合及名量的超常搭配,如一山春色、一碧春水、一弯明月、一豆灯苗等,成功地表现审美意象和艺术境界,进一步提高量词的理解和使用能力。

2. 选择适当的量词教学方法

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学得更轻松、掌握得更快。学者们亦关注此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方法,如:杜艳在《以语义认知脉络为基础的外汉语量词教学方法》一文中提出了以语义认知脉络为基础的教学法,孙畅在《试说词语量词“个”的语法化进程》用“语法化”的概念对量词“个”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论述,彭媛在《由量词“串”管窥对外汉语量词教学》一文中结合量词“串”从文字、语言、认知、文化等角度对量词教

学展开探索。笔者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逐一分析以下几种量词教学方法:

第一,情景法。情景法是充分利用形象创设典型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把认知活动和情感活动结合起来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对于具有具象特性的一些示形量词比较适用。如在“粒、滴、束、串、卷”等量词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一些道具,比如通过“米粒”来体会“粒状、体积小(和米粒相近)这一特点”;教师可以准备几只花到教室,现场制作一个花束,让学生理解“束”;带来珠子和线绳,演示串珠子的过程理解“串”;带来一叠纸,把它卷起来,理解“卷”的含义等。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教师过多的解释,在基础阶段可以广泛使用。

第二,析字法。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和意义往往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字形推知字义。比如“串”可以引导学生注意它的组构方式,学生就能理解“贯穿”的含义;析字法也适用于汉语中一些字形相近的量词。因为形体相近导致使用上的错误在量词教学中并不少见。如“颗、棵”:这两个字都是形声字,“棵”从“木”与树有关,因此多用于植物,如一棵树、几棵草等;“颗”从“页”与头有关,《说文解字》“颗,小头也”,因此多用于小而圆的东西,如一颗珍珠、几颗豆子、五颗子弹等。又比如“副、幅”:形声字,“副”从“刂”,有“破开;一个破成两半”义,因此作为量词,多用于成双成对的东西,如两副手套、一副对联等。“幅”从“巾”,义指“布帛”,因此作为量词,多用于布帛、字画等,如一幅布、几幅画等。

第三,探源法。量词和其他词语一样,有着自己复杂的意义演变史,如果能够帮助学生了解汉字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弄清楚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对于量词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个、位”,留学生的作业中经常会看到“一个老师,一个朋友、一位小偷”,我们不能说前两个是错的,但如果考虑到感情色彩,使用“一位老师、一位朋友”会更好些;“一位小偷”很显然是错的。因此,教师可以从文化渊源入手讲解它们的用法。《说文解字》中说:“个,半竹也。”本义是劈开的竹子,后用于竹子的单位。在古代,不论什么物体都是用一根根竹筹来代替,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个”基本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个体通用量词。可以用于人也可以用于物,因其通用的身份,所以在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上都不强烈,仅仅是一个计数单位;而“位”在先秦时,多指“君位、神位、职位”具有严格的尊卑等级之分,如“朝廷有位”、“古者各位不同,礼亦异数”(《汉

书·艺文志》),这些都为后来“位”表示谦敬之意且用于人的量词提供了源头^[2]。

第四,认知法。不同语言体现着不同民族对世界的经验和认识。认知语言学从人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出发来分析语言现象,揭示语言结构的经验基础和认知动因。对于本族人习焉不察、外族人困惑不解的语言现象有独到的解释功能。范畴化是人类认识、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大多数范畴是围绕原型建构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边界模糊的辐射状结构。因其成员的属性不是完全来自客观事物,而是涉及理解和认知结构,如完形图示、意象、隐喻和转喻^[3]。因而,范畴是灵活而开放的。如杜艳在《以语义认知脉络为基础的对外汉语量词教学方法》对量词“张”进行的语义认知分析:“‘张’本义:动词‘施弓弦’→量词:计量弓、古琴和犁(隐喻)→使用时需要张开的物体,例:嘴、渔网(隐喻)→使用时通过张开的动作而形成一个平面的物体,例:牛皮、凉席、纸类(转喻)→主要使用功能在一个平面的三维物体,例:桌子、床(转喻)→功能与平面融为一体的突显二维特征的物体,例:脸、光盘、信用卡(转喻)。”^[4]正如文中指出量词的语义形成一个链条,其中的每个节点和其他节点都有语义上的相关性,教学中不能割断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一下子把量词的所有用法都教给学生,典型的、使用频率高的先学,逐步扩大到其他非典型性语义,遵循人类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

认知法也适用于近义量词的辨析。汉语中很多量词具有理据性,从不同角度可以归类。如:点状的“点、粒、颗、滴”,线状的“线、丝、条、根、缕”,面状的“面、

片、幅、方”,条状的“条、根、管、杆”等,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对其进行观察辨别。归类虽然能给认知带来方便,但在提取和匹配时,又让留学生不知所措从而出现混用的情况。如“一条头发、一根胳膊”等。“条”和“根”都可用于长条形的事物,但具体用法又不相同,“根”的本义是“树根”,有“根状、根植”的语义特征,除了可以与“竹竿、筷子”等典型的条状物搭配外,还可以与一些有根的事物相搭配,如“一根葱、一根汗毛”等,这就是相关性。“条”本义是“树上小的枝条”具有长和软的特征,因而,所搭配的多是长条形、可弯曲的物体,如“一条路、一条蛇、一条河、一条尾巴”等,这是相似性的运用^[5]。

语言的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懂不懂的问题,而是会不会的问题。教师讲得再多再好,也不一定解决学生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的培养更多体现在不断的语言使用中,因此教师还要注意精讲多练的教学原则。

参考文献:

- [1]樊中元.谈量词教学中的语义层次[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130-133.
- [2]王思思.对外汉语量词教学初探[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5):110-113.
- [3]彭媛.由量词“串”管窥对外汉语量词教学[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9(9):9-15.
- [4]杜艳.以语义认知脉络为基础的对外汉语量词教学方法[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9(8):119-120.
- [5]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29-530.

Analysis on the Error Measure Word Used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 Language Quantifier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Yang Liq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Error analysis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area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or foreigners, learning measure words is the keystone and difficulty. It is inevitable for them to make the errors. This thesis focus on the errors of “Numeral+ Measure word + Noun”. We analyze the errors in order to find the final reasons and give some advice to mak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measure words efficientl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easure words; “Numeral+Measure word+Noun”; error; teaching strategie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责任编辑 石丽娟)